

晒冬

尘世淡香

《易经·噬嗑篇》云：“于阳而扬于火，曰腊肉。”猪肉切成条块状晒便是腊肉，用肠灌便是腊肠，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一定要晒冬天的太阳。冬天温度低，肉不易坏，太阳用它的炽热慢慢晒干肉里的水分。而肉吸收了太阳的味道，加之腌制中添加的调味料相互作用，变得更浓香鲜美。春节期间，家家户户的餐桌上，腊味是不可缺少的一味荤菜。吃上一口，香味瞬间弥漫味蕾，满嘴溢油，让人顿觉满足。

人们都说，小时候吃的食物，会变成味蕾的记忆，这个味道会跟随你一辈子。我打小就喜欢吃腊肠，觉得腊肠味道浓郁，咸甜适中。成家之后的每年冬天，晒腊肠是我的必修课。冬至前后，瞅准有冬阳的天气，灌上几十斤，待腊肠风干后即可大快朵颐。一种经典的吃法就是，煮饭时和米一起蒸，待米饭煮熟了掀开锅盖，一股腊香味扑鼻，令人垂涎欲滴，米饭也因有腊肠的油

脂更加美味可口。当然，冬天的腊味不只有猪肉，鸡鸭鱼等亦在其中。把鸡鸭拔毛洗净并掏走内脏，用酒、盐、香料腌制，腌制好后用温水焯掉外表的调料，再用竹签把各部位撑开，放到太阳下晒干就大功告成了。

记得那年我读师范，外婆在家养了十几只鸭子，只为了孙辈们放假回来打牙祭，没想到还没等到假期，鸭子不知道染上什么病，一只接一只死去。为了让我们吃上鸭肉，外婆只好将剩下的活鸭都杀了，晒成腊鸭。我们放假回到家，外婆把腊鸭切成小块，锅里放入辣椒、芹菜和蒜苗一起炒，不一会儿香气四溢，美味无比。直到现在，我也吃不到这么美味的腊鸭，因为那是属于外婆的味道。

当然，冬天不止晒肉类，也可以晒植物类的食材，比如红薯、红辣椒、青菜、萝卜、茄子等。有个邻居年年都要在冬天里晒萝卜干，

寄给远在深圳的女儿，只因为女儿说妈妈做的萝卜干是世上最好吃的萝卜干。每次看到她在阳台上翻动萝卜干，眼里似乎都是温柔的光。或许，每一家晾晒这些食材的背后，不仅是方便储存和满足味蕾，更有对亲人的牵挂和爱，有不为人知的故事，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

冬天，当看到家家户户的阳台上、小院子里，一排排腊肠、一把把青菜、一片片萝卜、一串串红辣椒……顿觉人间烟火可亲，温暖直抵我心，平常的日子也因此生动起来。



扫码聆听更多美文。

诗歌

工会山歌

凌茂同

服务职工事务多，
唱起山歌分忧；
过河先把架桥起，
建楼先要制好模。
党予工会任务重，
积极扛好这重砣；
领会精神跟党走，
激起干劲冲高坡。

思政工作

思政工作最重要，
好比华为芯片条；
团结职工干劲好，
凝聚队伍效率高。
紧跟党指航向走，
奉献精神势如潮；
推动各行和各业，
服务大局创新高。

黄蝴蝶

陆永忠

晚风轻轻吹过杨柳
河堤旁野菊多温柔
夜的帷幕悄然落下
我在这寂静中守候

她的身影早已远离
只剩思念如潮涌流
别离的痛萦绕心头
盼着重逢梦也不休

黄蝶独翩翩飞舞
仿如她留下的温柔
在月光下飘忽不定
勾起无尽相思情愫

盼望有一天时光能倒流
让爱不远走让相思有尽头

冬至降人间

韦祥益

你携着霜花的梦，轻盈走来
脚步落在时光的弦上
奏响冬的深沉乐章

寒风中，你的气息如梅香幽然
数九的严寒，磨砺出心灵的刚强
日影悄悄南移，岁月悠悠轮转
昼短得像惊鸿一瞥
夜长如古老的传说

冬至，你是季节的分水岭
腊梅为你绽放如火的笑靥
阳气在沉睡中，萌动着希望

这一天，家的温暖点亮灯火
北方的饺子，包着团圆的欢乐
南方的汤圆，含着甜蜜的心愿
亲情在餐桌边，紧紧相连

冬至啊，你宛如温婉的仙子
在天地的怀抱里，轻舞霓裳
孕育着春的消息，绿梦想
为人间，洒下爱与期待的光芒

当你降临，我的心潮泛起涟漪
感悟着生命的轮回，岁月的慈悲
沉醉在这宁静而又神秘的时光

高手在民间

李思睿

我还在上初中时，右脚在一次课间活动中崴了。崴脚这种伤，看似不严重，但在体育专业人士看来，必须格外重视。当时我并没有在意，父母和身边人也没有在意。后来，我崴脚的次数开始多了起来，而且都是同一只脚、同一个部位。

最近，我又一次崴到脚。这一次，我足足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星期才能下床走路，看来是落下病根了。我想起高中时曾遇到的老中医，他用银针和推拿，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治好了我的脚伤，这次的伤病能不能再次拜托他医治呢？

我询问了父亲，被告知那位老中医早已不知所踪。

“虽然那位老中医找不到了，但是你张叔可以看看。”

我飞快地从童年记忆里提取出一个几十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身影，不明白父亲为何突然提到他，他难道转职成了医者？

“难道是那个张老三张叔？”

父亲点了点头，肯定了我的猜想。

“他怎么成了医生？”

父亲说也是最近才知道的，这一切都源于一次偶遇。

几年前，张叔一家去旅游，景区坐落在群山之中。俗话说：“名山藏古寺，深山出俊鸟。”张叔在景区道观中遇到一位老人，老者看到张叔后便赖着他，表明自己是一位道医，精于针灸，觉得张叔是值得传授毕生所学的那个人。

张叔果断拒绝老者抛来的橄榄枝，因为祖上三代都是庄稼人，并不具备学医的基因，更何况自己有家有业，拜师学艺实属不便。而且，他对医术也不感兴趣。可老者硬拉着张叔不放他走，说机缘难遇，若是错过了实属一大憾事。张叔拗不过老者的软磨硬泡，只得答应了他的请求，在山中修行医术。

张叔在山中一待就是三年。

如今，张叔已是县城远近闻名的针灸师，父母也是从旁人口中得知张叔的事迹。毕竟，仅凭扎几针便能解决老毛病的手艺，确实惊为天。有几位被张叔医治的患者激动地涕泪横流，说本来早已失去希望，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寻医问诊，没想到真给治好了。当一面锦旗挂在张叔家中，他想不出名也难了。

不过，有些病张叔也无能为力。张叔曾接诊过一个把饮料当水喝的小伙子，21岁就因肾脏坏死离世了，中医、西医都尝试过，结果都没用。每次想起那个小伙子，张叔忍不住叹气。

比起对生命逝去的感慨，我更加感叹老者与张叔这段奇妙的师徒关系，也许真是所谓的缘分吧。民间高手很多，记忆里，我家小区大门口有一位老匠人常年在固定位置摆摊，除了钉鞋、修锁、修理自行车，空闲时还吹笛子、唢呐、葫芦丝等乐器，我时常驻足聆听。就因为看了他当街表演，我才知道父亲当年对一些事情的描述并非吹牛。

我家旁边就是大学食堂，每天都有学生浩浩荡荡地来，又成群结队地去，其中不乏想跟这位匠人学艺的学生。匠人高风亮节，无偿教授所学技艺。可惜，大部分人做事情往往都只有三天的劲头，围绕在匠人身边的人群，从最开始的十几人，慢慢减少至几个人、一个人，最后重归冷清。

从我记事起第一次看到这位匠人，到我硕士毕业，门口那能够穿透熙攘人群的笛子、二胡和唢呐声时时萦绕，循环不止，一直是他独奏。



红水河畔

(欧广安撰)

杂感与随笔

大藤庙：波澜唱红黔江歌

陈德仁

源自广西大瑶山南麓的东乡河从武宣县五福村掠过，注入大藤山脚的黔江。傲立在江河交汇口的大藤庙，以其古颜丽色成为千古传唱的欢歌。

庙前，矗立的石碑镌刻着“古庙志载建于清初，然有宋瓷明砖残存”字样。勒马村老者李桂芳回忆，不管是纤夫肩拉手拽的木帆船，还是烧柴火的蒸汽船、燃烧柴油的货轮，经过大藤庙时，都要遵循靠岸停船的古训，手提肩扛贡品入庙祈求神佑顺利过往。

原来，柳江、红水河、东乡河汇聚到大藤庙时嘎然急刹，旋转90度后折向东南方向。此时，“魔鬼险道”掀起比人还高的白浪，随后几个旋涡箭雨般射向两岸礁石。每到此处，船长、水手都会打起十二分精神掌舵，稍一分神，轻则触礁搁浅，重则船底朝天，甚至人货皆无。

站在船上远眺大藤庙，即使是远隔几百米，门楣“为国为民铜柱垂勋光宇宙，允文允武越人降服拜旌旗”依然清晰夺目。进入大门，三座威风凛凛、栩栩如生的石像迎上前来，令人肃然起敬。伫立端详，中间是东汉时期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爱国精神闻名的伏波

将军马援，左边是身着绿锦战袍、手握经书、武艺超群的东汉名将关羽，右边是明代杰出思想家、军事家、心学集大成者王守仁。三位历史名人功高望重，多次受到朝廷的封诰。

为什么要把他们供奉在一起？

大藤庙俯迎滔滔江水，脚下滩多浪邪，船民把庙建在大藤峡之口，把生命妥妥的期望寄托在这些重臣身上，希望他们能保护过往船只。这也许是人们寻求精神慰藉最直接的途径吧。

可实现往往不遂心愿。尽管船主路过必入庙点香纸、行跪礼，虔诚祈求一年四季平安，但在惊涛骇浪的戏弄之下，还是上演船翻人伤的悲剧。

千百年来乞求无数遍的“平安”，直到大藤峡水利枢纽建设完工，才借春风的澎湃动力飞速驶来。

蓄水后，黔江水位抬高几十米，尖礁利石直沉江底。黄泥裹沙石的湍急水流被清澈平缓的水面取代，肆意翻覆船只的“水魔”踪影全无。原来300吨的帆船要选择航段小心翼翼地擦身躲让，现在5000吨的货船昂首挺胸，斩浪竞航。昔日，千船傍庙祈

求，万众燃香朝拜，红烛香纸满江、炮仗震动川谷；如今，江水由浅变深、江面由窄变宽，万船竞技的壮观场景让大藤庙曾经的辉煌黯然失色。有人感慨：“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尽管大藤庙在大藤峡“黄金水道”面前时过境迁，但依然人流如织。一拨拨人流沿着庙背的红石路，不分季节流连深山峻谷，贪婪吮吸清新的空气，沐浴悠悠消逝、片刻又袭的薄纱。

往来鸿儒，谈笑琴音在庙壁抚摸回响。人们逐行细读岁月馈赠的珍稀字句，搜寻砖瓦蕴藏的世界史学魅力价值，揭秘人文瑰宝博大精深的面纱，零距离鉴赏那雄伟壮观的古庙风韵。

现在，驶过大藤庙的航船不再停留，可船长还是下意识减缓航速，长鸣汽笛。站在船头的人向这座见证时代变迁的庙宇行注目礼，挥手示意，让告别的呐喊在峡口上空悠扬飘游。

常年航行其中，感受过绝望的惊涛骇浪，体验过顽强的苦乐同舟。此时，感恩新时代的情愫如潮涌出：心幸福，万家都自在。

遥远的故乡

陆永忠

空，盼着天快些亮。

回去那天，堂叔、堂婶和堂妹都来送我和祖母。看着堂婶一俯一拐地走着，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车子来了，我和祖母上了车。就在车缓缓开动的那一刻，我回头看堂妹跟着车子追了好几步。

再次回到故乡已是三十年后，我开着小车回来的，有衣锦还乡的感觉。眼前所看到的小山村，早已不是无数次梦里的模样，山还是以前的山，竹林还是以前的竹林，但似乎更青秀和翠绿。印象中整个村庄破败的房子，也全变成整整齐齐崭新的独栋小楼，几乎每家门前都停有小车。

如果不是堂婶出来迎接，我肯定找不到小时候曾来过的老家。因为那三间瓦房早已不存在，眼前所见到的是一座三层且有瑶族特色的楼房。

进了屋子，便看到墙壁上贴满各种山水或者花鸟的宣纸绘画。见我疑惑，堂婶笑着说：“这都是堂弟画的。”原来，我从未谋面的

堂弟除了在县城送外卖，闲时还喜欢写字画画，有不少作品获奖。

可是，我一直心心念念的堂妹却没有看到。“她现在是医生，还在上班呢，不过她知道你要回来，晚上就可以见面了。”堂婶笑着说。

小时候，堂妹看到母亲一直拖着病腿，立志长大后要学医，治好母亲。后来，她如愿成为一名医生，也把她母亲的病腿给治好了。

下午，堂弟、堂叔和堂妹一起回到家，看到我许久未见的亲人，都格外高兴。堂弟只有二十多岁，从没见过我，显得有些腼腆。堂叔显然老了很多，但看上去仍然很精神，还能管理几十亩的杉树林和果园。堂妹不再是我儿时所见到的模样，她成了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这一切的变化，是我从未想到的。

我看了好几遍鲁迅先生的《故乡》，每次都给人一种沧桑感。以前，我的故乡也是给人以沧桑与失落，现在，我更多感到的是欣慰和无限的希望。

手记

